

第一章 緒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抗戰期間身為國民黨副總裁及國民參政會議長的汪精衛竟潛離抗戰陣營，發表響應近衛聲明的「豔電」，進而投入敵人懷抱在南京另成立一個國民政府，在日人扶植下以中央政府自居，此舉對重慶國民政府造成很大的傷害。面對如此瞬息萬變的戰局，重慶國民政府除了須在正面戰場應付日本外，又必須化解因自家人內訌造成的危機。汪精衛等人打著「和平運動」、「曲線救國」的招牌，試圖走出一條與重慶截然不同的道路¹，汪政府的出現對抗戰民心、國際視聽、國府威信，恐都將有不良影響，於是重慶必須對汪陣營展開全面的打擊，由於汪政府控制範圍是在淪陷區，躲藏在日軍刀鋒之後，故渝方無法以軍事力量將之摧毀，於是輿論宣傳與地下特工遂成爲雙方鬥爭的主要戰場。

兩國對仗，有地上交火，也有地下角力，無論地上地下，其目的都是爲了驅敵致勝。對日抗戰時期，禦侮拒寇，陸海空大小戰役無數，政治過招頻頻，然而，在正面作戰背後，有多少無名英雄屈伏黑暗角落裡，爲捍衛國家前途與穩定淪陷區孤苦無助的民心，冒死與頑敵鬥爭。多年來，學界投注於地上戰場之研究，成果蔚然可觀，關於淪陷區地下抗爭的研究，卻有如一處暗角鮮爲人所注意，然而這一處暗角所發生的各種故事，其驚心動魄卻不下於正面戰場。

戰時寧渝的地下暗鬥是目前研究雙方關係者尙少關注的一環。邵銘煌教授曾著文探討抗戰時期國民黨上海地下工作領導人吳開先被汪日捉放的經過²，吳開先乃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抗戰後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被汪特工破壞殆盡，蔣中正派吳開先至滬領導重建，雖然重建了地下黨部，然最後吳仍被捕。邵教授以中央研究院所藏《朱家驊檔案》加上相關人物的日記及紀錄，勾勒出該案的全貌。另外大陸學者楊天石亦曾以《朱家驊檔案》爲文介紹抗戰時期上海的「統一委員會」³，該委員會統一領導渝方各單位於上海的地下組織，該組織統合了「軍統」、「中

¹ 民國 29 年 9 月汪精衛曾告訴奉渝方之命投汪的唐生明說：「救國都是一樣的救，只是各人的方法不同，對於淪陷區人家既不要也不管了。我們能夠設法把它從日本人手中接收過來，為什麼幹不得呢？」見唐生明，〈我奉蔣介石命參加汪偽政權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 年），總第 40 輯，頁 16。

² 邵銘煌，〈戰時渝方與汪偽的地下鬥爭：以吳開先案爲例〉《近代中國》，第 128 期，民國 87 年 12 月，頁 71-76。

³ 楊天石，〈吳開先等與上海統一委員會的敵後抗日工作－讀台灣所藏朱家驊檔案〉《民國檔案》，1998 年 4 期，頁 57-63。

統」及上海市黨部與杜月笙幫會的力量，參與者包括實際於上海指揮地下工作的吳開先、蔣伯誠、吳紹澍以及遠在重慶的戴笠、香港的杜月笙等人，雖然最後因為汪特工「七十六號」的破壞，使得「上海統一委員會」趨於瓦解，但該組織的出現卻曾對汪方產生極大威脅。

然而事實上寧渝雙方在上海的地下鬥爭牽動層面頗廣，吳開先及「上海統一委員會」的事蹟僅為其中一小部份，在檔案中還存有雙方在上海租界、金融、法院、外交以及其他各方面激烈的交手史料，然而這些活生生的史實卻長期淹沒在以正面戰場為主角的抗戰史中，在學界開發史學研究多角度、多層面的趨勢潮流中，少了這一段，將是豐富的抗戰史「美中不足」之處，也是史學研究的一大缺憾。

早在汪精衛於河內發表「豔電」後，除了抬面上各方交相指責外，重慶的地下工作人員也奉到指令進行破壞及暗殺，這些地下工作人員誠然多為名不見經傳之輩，然而他們的行動對整個抗日戰爭也發揮了不少作用，河內擊汪若成為事實，整個歷史將改寫，雖其最後並未成功，但給汪等人及其他日軍正在拉攏的失意政客與舊軍閥們心理層面的嚇阻應該不小，而策動高陶出走，使「汪日密約」公佈於世，對汪方亦是一場嚴重的打擊⁴。此外，「中統」在北平成功阻止吳佩孚出山，使吳最終不能與汪合流，於低迷的軍事形勢下消解了一場政治上的危局，打亂敵人的算盤，又是渝方破壞汪陣營的另一項傑作。最後雖然汪政府眼見就要成立，但「軍統」又在香港與日本人演出了一場假和談的戲碼，雖然沒能阻止汪政府成立，但卻使日本政府延遲對汪政府的承認。重慶一次又一次的地下行動不啻向世人展現其堅決的抵抗意志。

然而汪方也非總是處處挨打，當汪精衛等人抵達上海後，為了與重慶特工對抗，即與為日人從事情報工作的丁默邨及李士群合流，丁、李二人與中共及「中統」有淵源，二人熟悉渝方的特工手法，雙方隨即在上海展開了一場你死我活的拼殺，重慶要暗殺汪政府要人，丁、李則亟於剷除滬區渝方的地下組織。雖然最後汪方上海市長傅筱庵、廣東省長陳耀祖、「特工總部」主任李士群都被重慶直接或間接暗殺，其他的制裁行動也讓汪政府要人人心惶惶，然而汪方卻也屢次破壞渝方「軍統」上海區、南京區及上海特別市黨部、這幾個組織的地下人員死的死，逃的逃，最後甚至連重慶大員吳開先及蔣伯誠都雙雙被俘，導致渝方最大的

⁴ 周佛海民國 29 年 1 月 24 日日記：「高、陶兩敗類在港將全部條件發表 晚與思平談高陶之事，憤極之餘，澈夜未睡 高、陶兩動物，今後誓當殺之也。」周的悲憤溢於言表。見蔡德金編著，《周佛海日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 232。

地下組織「上海統一委員會」陷入停擺。此外，汪方還將觸手伸入租界，與渝方搶奪租界資源，諸如奪取「工部局」中的華董席位，接收兩租界仍被渝方控制的法院，其中尤以爭奪金融的控制權最為血腥，汪方「中儲」及渝方「四行」無辜行員紛紛遭到殺害⁵，最後以渝方求和收場。這中間雙方的你來我往，再加上日軍及租界當局的介入，使各案錯綜複雜，其精彩程度不下於正面戰場，對汪政權的維繫與否關係頗深，間接也影響整個抗戰局勢，實有加以披露探討之價值。本文即將以此為基礎，披露雙方戰時特工戰的神秘面紗。

二、史料運用與研究成果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有《朱家驊檔案》，朱家驊在抗戰期間曾擔任國民黨組織部部長，中央黨部秘書長，「中統局」局長，故他是抗戰期間國民黨的重要情報領袖，在該檔案中有朱家驊指揮各地區地方黨部及「中統」對抗所謂日偽的資料，這些資料皆為秘密電報，以當時而言，皆為最高機密，因為不管各地區黨部或「中統」，這些黨的秘密組織在淪陷區中都已轉入地下，在這些電報中，我們看到各地區黨部向朱家驊匯報汪精衛的動向及組織政府的情形，以及他們如何暗殺及破壞汪日人員與機構的經過。《朱家驊檔案》是本文使用最多的原始檔案，本文利用它勾勒了有關雙方在租界法院、華董、金融各界的爭奪過程，也在該檔找到姜豪的個人資料，姜豪是「中統」潛伏於上海之地下人員，他曾奉朱家驊與戴笠之命令與日人和談，以誘使日人打消成立汪精衛政府。此外，渝方對汪精衛前仆後繼的暗殺行動，吳開先及蔣伯誠、萬墨林等被汪方「七十六號」捉放的過程，吳紹澍的避居皖南與其家屬的被捕，「孤軍團」團長謝晉元在四行倉庫的困境與最後被汪方暗殺等珍貴史料，都留存於《朱家驊檔案》中，本文主要運用該檔案勾勒了各案發生原委。

在前人運用《朱家驊檔案》方面，前文已提及，邵銘煌及楊天石皆曾利用之撰文寫抗戰時期國民黨與汪精衛的地下鬥爭。邵文「戰時渝方與汪偽的地下鬥爭：以吳開先案為例」，吳開先的捉放是戰時雙方特工戰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以往有關該事件之探討研究已不少，惜立場及角度都太狹隘，甚多臆測或失之偏頗，例如大陸學者黃美真曾據原「七十六號」人員馬嘯天、汪曼雲遺稿寫下「汪偽特工內幕—知情人談知情事」⁶，該書有一節「捉放吳開先」，對於吳開先被汪日捉放之經過頗多負面描述，由於該文的出現導致吳開先本人之不滿，吳開先在

⁵「四行」指渝方在租界中的四家銀行，即中國、中央、交通、農民，簡稱「中、中、交、農」。

⁶馬嘯天、汪曼雲遺稿，黃美真整理，《汪偽特工內幕—知情人談知情事》，(新鄉: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一版)。

朋友鼓舞下遂寫下回憶文章⁷，此外被渝方派在汪方臥底的唐生明也在其回憶錄中對該事件有不同說法。馬嘯天、汪曼雲、唐生明戰後都留在大陸，吳開先則隨國府來到台灣，雙方關於吳開先被捕後面對汪政府的態度所記差異最大，而使用《朱家驊檔案》的邵文遂更顯的客觀持平，但邵文主要以檔案為主，對於前述實際參與者的回憶錄引用不多，尤其本文還參考了日人晴氣慶胤的回憶錄，該書曾提到吳開先一直與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有聯絡，這樣使該事件又顯得不是那樣單純，也是本論文試圖重新詮釋該事件的基礎。

此外，大陸學者楊天石也曾據《朱家驊檔案》著有「吳開先等與上海統一委員會的敵後抗日工作—讀台灣所藏朱家驊檔案」一文，「上海統一委員會」可算是渝方上海最重要之地下組織，但是歷來對於「統一委員會」著墨者甚少，僅有相關人士之記錄，例如吳紹澍之回憶文章⁸，以及大陸署名秦瘦鷗所寫之「曇花一現的上海統一委員會」，吳紹澍是「上海統一委員會」的常委，然吳於戰後投靠中共，故該文對於「統一委員會」多為負面評價，至於秦瘦鷗之文對於「上海統一委員會」之正面影響稱僅有二事，即資助謝晉元與送虞洽卿至重慶⁹，二文皆刻意抹殺該會對抗汪方特工的作用。楊天石之文章則由於檔案之運用，對於「上海統一委員會」的成立及破滅有詳細之描述，且忠於史實的披露，其立論持平客觀，楊文著重於該組織本身之興衰，本論文則再運用《朱家驊檔案》對於該組織之領導人，如吳開先、蔣伯誠、吳紹澍及萬墨林等人被汪方捉放或壓迫之經過有進一步的披露，以往對於吳開先之捉放研究不少，但是對於蔣伯誠、萬墨林與吳紹澍的境況則未有探討。楊天石另有一文「打入日偽內部的國民黨地下工作者—略談何世楨、陳中孚與陸玄南」¹⁰，該文亦運用《朱家驊檔案》且發表於大陸，何世楨及陳中孚是渝方人員¹¹，國府撤退後，二人投奔汪精衛，曾替汪精衛說服吳佩孚實行「汪、吳合作」，然而最後被「中統」人員策反。

⁷吳開先，〈滬上往事細說從頭—讀汪曼雲等「捉放吳開先」一文不得不寫的一段回憶〉，《傳記文學》，第51卷第6期，民國76年12月號，頁27-36。吳稱：「不意最近中共在上海出版『汪偽特工內幕』一書，中間有『捉放吳開先』一章，文頗多不實之處，老友朱庭筠借給我看，說你應該自己親自寫一篇上海三年工作之經過了吧！你不再寫人家就認為這是真的了。所以我埋首數日，略述往事，爰作此篇，以告友好」。

⁸吳紹澍，〈記上海統一委員會〉，《文史資料》，第29輯。作者曾任該組織常務委員，亦是渝方「上海特別市黨部」主委，是渝方上海特工首領之一。

⁹秦瘦鷗，〈曇花一現的上海統一委員會〉，《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50輯，頁230。

¹⁰楊天石，〈打入日偽內部的國民黨地下工作者—略談何世楨、陳中孚與陸玄南〉，《抗日戰爭研究》，1991年，第1期，頁45~50。

¹¹有關何世楨生平事蹟可參考何祚榕，〈被選入汪偽中央的何世楨是愛國者〉《炎黃春秋》1994年1期，頁27-29。

除了《朱家驊檔案》之外，本文尚運用了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之《特種檔案》，其內容範圍實與《朱家驊檔案》相同，但有該檔所未收者，例如寧渝雙方亦曾在廣東、重慶有不少交手，本文亦利用該檔敘述了發生在兩區的幾個事件。除此之外，國史館檔案中，其「抗戰史料」藏有關於「中統」勸告吳佩孚的工作報告，該報告至今未見有人引用，該檔案顯示了重慶「中統」曾收買吳佩孚身邊手下，由「中統」北平站站長后大椿與天津站站長吳世仁執行阻止吳佩孚出山與破壞「汪、吳合作」的任務。

另外，「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案」中有不少「軍統」負責人戴笠向蔣中正所作之報告，尤其有關於「軍統」與日人今井武夫等人人在香港會談之經過，該檔案顯示了民國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間，「軍統」香港區助理書記劉方雄運用了留日學生杜石珊與舊金山華僑曾政忠，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等人，秉戴笠之命為探日方情報與阻止汪政府成立，與日方萱野長知、今井武夫、鈴木卓爾、白井茂樹等人人在香港舉行和談。該檔若配合《今井武夫回憶錄》及原軍統香港區助理書記劉方雄發表於「傳記文學」的回憶錄，則對於日方所謂「桐工作」之內幕將得出不同以往之結論。其實近來已有不少學者利用該檔案重新詮釋該次會談，例如大陸學者楊奎松的「蔣介石抗日態度之研究－以抗戰前期中日秘密交涉為例」、台灣學者許育銘的「由『宋子良工作』看抗日戰爭期間『和平工作與特務工作之交錯』」，他們的著力點各不同，楊奎松之文打破大陸一直以來給蔣介石戴上「投降主義」帽子的刻板說法；許育銘之文運用甚多日文資料，對該會談分從中日雙方觀點切入，更能看出全貌，本論文則在前述二篇文章基礎上，再運用尚未見引用的曾參與該會談的重要人物，即「軍統」香港區助理書記劉方雄的回憶錄，將該份資料與檔案作比對再加上戰後其他軍統人員的回憶錄，使得本文確定了宋子良就是舊金山華僑曾政忠所假冒。

另外，在大陸方面，抗戰時期日本駐中國大使館檔案曾被翻譯出版，其中有所謂《吳佩孚工作檔案》，是日本方面土肥原與手下大迫通貞等人策動吳佩孚出山的原始檔案，大陸多位學者曾利用該檔案探討吳佩孚於抗戰時期對日本的真正態度，例如馬振犢的「吳佩孚蓋棺不能論定」，該文據原「日本駐中國大使館檔案」判定吳佩孚是個「漢奸」¹²。本論文亦採用了該檔案，但限於取得管道，本文所用該檔為二手史料，但是本文尚運用了台灣國史館的檔案，在兩種檔案對照下，發現汪日與重慶間皆為如何拉攏吳佩孚而暗中較勁，但本文對於給吳佩孚「漢

¹²馬振犢，〈吳佩孚蓋棺不能論定〉《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22 期，頁 115-134。

奸」之名則看法稍有不同，另外由於大陸署名李直峰者曾提出證據證明吳佩孚為「中統」所殺，本文除指出李直峰所提證據「大有問題」之外，且利用國史館檔案推測吳佩孚被「中統」殺害的可能性甚低。

關於汪精衛政權之研究已不少，但關於戰時寧渝雙方地下工作的著作則不多，大陸方面，黃美真與姜義華、石源華曾合著《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大陸研究汪政權學者蔡德金也曾著有《魔窟－特工總部七十六號》，二書對於「七十六號」與渝方各種重要之地下鬥爭皆有詳細之描述，而台灣方面出版了《七十六號窟主李士群－民國史上最醜陋的中國人》，不管是大陸或台灣出版之關於「七十六號」事蹟，有不少雷同之處，有互相抄襲之嫌，且無史料做基礎，僅為個人之回憶，故描述史實角度偏頗，有時情緒堆砌大於真相，其中有些事蹟雖與本論文有重覆之處，但本論文有史料做後盾，有不少新的發現，遂亦得到一些前所未見的結果，而本文參考的其他資料亦遠多於上述諸書。此外，美國的中國史學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曾著有《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一書，該書敘寫抗戰時期渝方在上海與日本、維新政府、汪政府的地下鬥爭，該書使用了當時上海的外文雜誌，有些描寫角度是台灣及大陸所未見，尤其租界中的各種鬥爭，該書的描述角度是屬於外國人的。

本論文最大的基礎，除了及上述各種專書之外，就是散見於各雜誌的個人回憶文章以及戰後相關人士之回憶錄，台灣的「傳記文學」及「中外雜誌」，大陸的「文史資料」，香港的「掌故月刊」，都存有不少雙方特工人員的回憶文章，例如劉方雄、陳祖康、吳開先、余祥琴、萬墨林、宋廷琛、徐文祺、吳紹澍、唐生明、王安之、姜豪等人。而戰後台灣原軍統人員亦出版不少相關書籍，例如費雲文、楊者聖、陳恭澍、張霽芝、喬家才、萬墨林等人，而原汪方人員如金雄白是周佛海手下，汪政府平報負責人，胡蘭成曾任中華日報主筆，也曾是李士群國民新聞報編輯，二人回憶錄中有關於「七十六號」的豐富資料，尤其二人皆記錄了「七十六號」重要領導吳四寶與李士群被毒死的過程。此外，日本相關人士也出版不少回憶錄，較重要者如晴氣慶胤、影佐禎昭、今井武夫、犬養健、西義顯等人。犬養健曾參與建立汪精衛政府，其回憶錄《誘降汪精衛秘錄》曾記錄「中統」鄭蘋如誘拐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兒子近衛文隆之事，對於鄭蘋如之事蹟頗有可採之處，影佐禎昭及晴氣慶胤先後擔任「梅機關」負責人，他們一手創造「七十六號」是李士群的支持者，所以晴氣慶胤所著之《上海テロ工作七十六號》，影佐禎昭原著，譯成中文的《汪精衛降日秘檔》都是研究「七十六號」不可缺漏之珍貴資料，今井武夫是與「軍統」在香港和談的主角之一，其《今井武夫回憶錄》是敘

寫姜豪及軍統與日方和談經過所不可不參考者。

三、內容大要與研究範圍

本論文共有六章，除第一章緒言及最後一章結論之外，基本上按照雙方各種地下鬥爭事件發生先後作為章節編排次序。第二章「寧渝的特工組織」，主要是介紹雙方地下鬥爭的主力，渝方是戴笠的「軍統」、徐恩曾的「中統」、朱家驊的上海特別市黨部等地下組織，「中統」與「軍統」是由黃埔軍校時代開始平行發展起來，中統原稱為「調查科」，軍統原稱為「特務處」，抗戰前曾統合為一個組織，抗戰開始後正式分立為中統與軍統。汪政府方面則是丁默邨與李士群領導的簡稱為「七十六號」的特工總部，該組織在汪政府成立前即已產生，一開始是在日人支持下成立並替日軍搜集情報，後與汪政府合流，成為汪方最重要之特務組織。

第三章「汪政權成立前的交鋒」，描述汪政府成立前雙方比較重要的幾次交手，共有三節，第一節為「河內刺汪案的真相」，敘述「軍統」戴笠先派出陳恭澍、王魯翹等人至河內監視汪精衛最後刺殺他的經過。第二節為「吳佩孚工作的角力戰」，敘述日方土肥原如何對吳佩孚威脅利誘，策動其出山的經過，而最後日方又試圖造成「汪吳合作」的局面，最後都被吳佩孚拒絕，其中渝方「中統」北平站站長后大椿及華北黨政軍辦事處主任吳世仁，他們亦奉命展開對吳的勸說工作，他們收買吳手下蔣雁行等人對吳傳達重慶勸電，蔣中正等重慶要人對吳佩孚函電交加，他們要吳不要落入日人圈套，最後雖未成功說服吳南來重慶，但亦使日本功敗垂成。第三節為「渝方的和談謀略」，「中統」曾先派出上海市黨部人員姜豪與日本小野寺機關進行和談接觸，不久姜豪再奉「中統」與「軍統」之命與日方吉田東祐等人在香港接洽和談，此時「軍統」香港區人員劉方雄、曾政忠、杜石珊等人亦奉戴笠之命先後與日方萱野長知及今井武夫於香港進行和談。這些和談就渝方而言皆有政治目的，旨在阻止汪精衛政府的成立。

第四章「重慶的霹靂行動」，寫渝方對汪政府發動的各種進攻，其中第一節「租界行政權的保衛戰」，描述渝方如何保護其在租界的各種權益以防汪政府的染指，包括工部局華董的人事權，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的司法權等。第二節為「剷除李士群及其中共路線」，分析李士群最後被日軍毒死的原因，歸結出李士群應該是因為與中共潘漢年等人的聯繫而遭渝方與日軍疑慮，於是戴笠命令已暗中投誠的周佛海制裁李士群，恰於此時日政府亦派出辻政信至南京要為汪政府剷除李士群這個毒瘤，於是李士群因通共而死於重慶與日方的合謀之下。第三節「鐵血制裁行動」，敘述渝方對汪精衛的幾次暗殺行動，「中統」鄭蘋如刺殺丁默邨未遂

的情形，以及渝方對附汪各要人的制裁行動，包括暗殺上海市長傅筱庵、商界名人張嘯林，逮捕赴任江西省長的蕭叔宇等事蹟。

第五章「汪政府的反擊」亦包括三節，第一節「新聞界與金融界的戰場」，敘述汪政府為攫取租界新聞及金融的控制權與渝方的種種鬥爭，由於汪政府成立了「中央儲備銀行」，渝方先暗殺其要人導致周佛海的血腥報復，最後渝方派人向汪方疏通，戴笠也奉令停止對「中儲」人員的暗殺。第二節「重慶要員的捉放」披露「上海統一委員會」要員吳開先、蔣伯誠、萬墨林被汪日捉放以及上海市黨部主委吳紹澍受「七十六號」壓迫之情形。第三節「破壞渝方組織與暗殺謝晉元」敘述江蘇省黨部前後任主委馬元放及葛建時被汪日捉放之經過，三青團上海支團部書記長奚培文與組訓組長呂哲叛變投汪的經過，此外，軍統「上海區」區長陳恭澍與助理書記齊慶彬被「七十六號」逮捕，「上海區」因而破滅的經過，軍統「上海二區」被日方查獲，區長陳祖康如何求助陳公博得以轉危為安的情形，最後亦探討撤至公共租界的孤軍團的苦境，孤軍團透過吳開先、吳紹澍等人向重慶要求離開租界未果，最後孤軍團因為不願意接受汪政府改編，導致團長謝晉元被殺的結局。

第六章除了總結雙方地下鬥爭的經過與影響之外，亦述及「軍統」透過程克祥策反周佛海，「中統」透過任西萍策反任援道，唐生智弟弟唐生明奉蔣中正與戴笠之命潛伏李士群手下之經過。

雖然在國民政府的眼中汪精衛政府是個偽政權，然而它畢竟仍在戰時對中日雙方產生重要作用，為求更貼近史實，更客觀的描述，本文基本上將重慶國民政府與汪政府視為平等，故以往研究者慣用之「日偽」、「汪偽」，本文皆改稱「汪日」、「汪政府」，在引用台灣及大陸資料中，盡量不持特定立場，在事件的陳述中，多方參考大陸、台灣、日本，甚至美國方面資料，以求完整而客觀的呈現史實。由於上海是寧渝雙方地下鬥爭最激烈的地區，加上能力與篇幅的限制，故本論文主要將焦點放在上海一地，但是其實雙方不僅在京滬地區，北方的北京及天津，南方的廣東，甚至重慶都曾是雙方暗鬥的重要場所，因而本論文的觸角顯然仍不夠深廣，雖說如此亦希望本論文能發揮拋磚引玉之效，吸引更多學者投注於地下戰場之研究，對抗戰史的研究提供小小的貢獻。